

## 設計題目：藝術工作者自宅及畫廊設計

### 一、設計概述

某夫婦於市中心購買了一塊土地，除興建自宅外，另有其他工作空間需求。夫婦兩人皆為藝術相關工作者，打從青梅竹馬時期就共同喜愛馬克·夏卡爾的獨特風格。希望在自宅的設計中能體驗到夏卡爾於畫裡呈現的空間感和他為超現實主義建立的新一套藝術語言與觀看方式。

業主為某大學藝術學院教授，近期因緣際會地剛協助國立故宮博物院策劃「生日快樂-夏卡爾的愛與美」特展。現下，擬辦理退休於興建自宅內經營畫廊，除展示夫妻兩人共同的收藏外，並能定期為太太及其他藝術家舉辦畫展(業主之妻，為業餘的油畫藝術家，平日以繪畫為其主要生活重心)。

### 二、空間需求與設計重點

#### 1. 空間設計原則：

- a. 將馬克·夏卡爾的藝術理念於建築空間中作轉換，考量空間的多元面貌。
- b. 配合永續及綠建築之基本要求，提供良好的建築物理環境，諸如自然採光、通風、必要之遮陽等設計手法。

#### 2. 空間需求：

- a. 住宅：共同生活之(客廳、餐廳、廚房、曬衣空間)

外部空間與庭院

主臥房 須為套房、備有獨立衛浴及更衣

大型書房兼工作室 含圖書室、工作室、學術研究、或與同好討論使用...等

客房或和室

停車空間及裝卸位 停車位 3 + 裝卸 1

其他相關空間 依設計構想與自我需求設定

- b. 畫廊：展覽室 至少約 120m<sup>2</sup> (考慮可彈性變更展覽室使用型式與大小)

畫/工作室 至少約 60m<sup>2</sup> (供展覽者使用)

儲藏室(恆溫、恆濕控制) 至少約 60m<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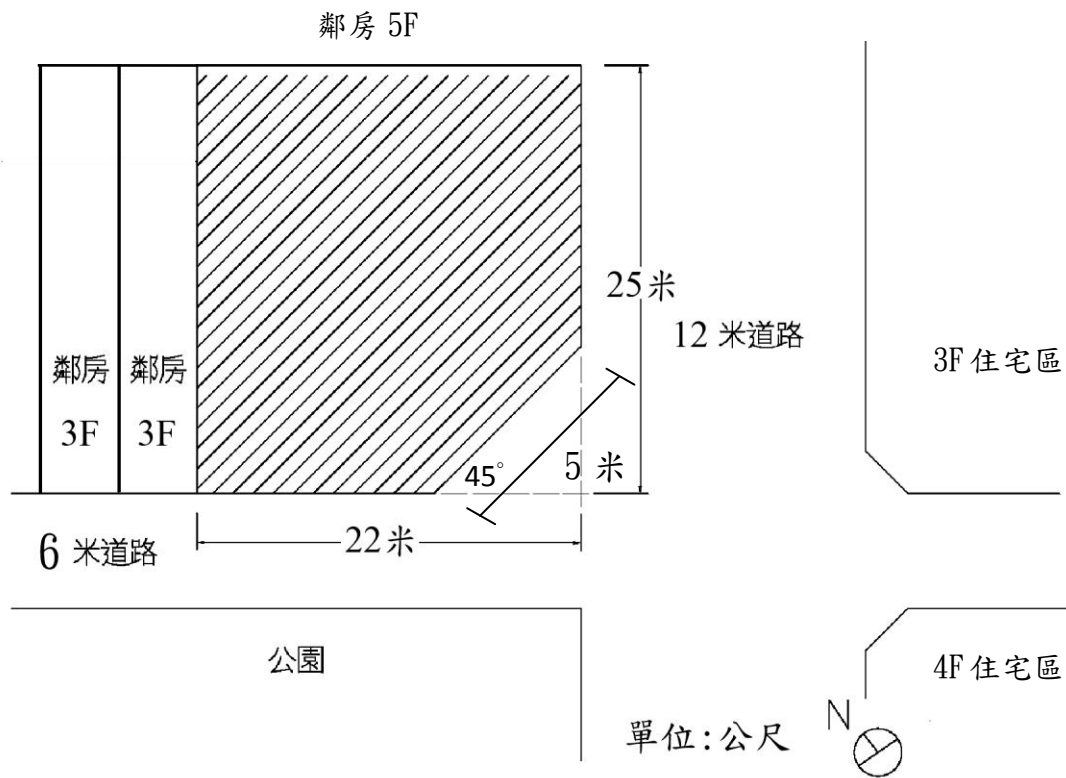
交誼室、行政辦公空間、服務空間等...相關空間(其他有必要者可依設計構想自訂)

### 三、圖說要求

1. 建築空間明細表及計畫書、設計說明及分析圖(含藝術理念於建築空間轉換之構想與分析)
2. 一樓平面配置圖(含基地規劃設計)
3. 各層平面圖 1/100
4. 主要兩向立面圖 1/100
5. 兩向剖面圖 1/100
6. 外觀透視圖

### 四、基本資料

基地位於住宅區，免設騎樓。建蔽率：60%、容積率：240%



### 五、附件資料



FEATURE

## ABSOLUTE 夏卡爾

## 巴黎

出生於1887年的夏卡爾（Marc Chagall，1887-1985）來自俄國一個猶太民族的大家庭，雖然猶太教的傳統禁止繪畫聖像，夏卡爾仍然進入聖彼得堡的皇家藝術學院就讀。1910年夏卡爾來到巴黎，在俄國時期畫面上暗沉的色彩，來到巴黎後便煥然一新變得繽紛豐富，野獸派色彩的表現、立體派造型的手法，都使得夏卡爾天性中詩意般的個人特質有了發揮的憑藉。巴黎成為夏卡爾藝術的舞台，超現實的幻想也漸漸地滲透進入他的畫面。

夏卡爾把他對猶太人生活的記憶，和對愛情的幸福感受揉合了想像的詩意放進了繪畫中，在巴黎的畫家群中，對照於蘇汀的狂躁、莫迪里亞尼的憂鬱、尤特里羅（Maurice Utrillo）的冷寂；夏卡爾的色彩與形象卻是詩意而甜蜜、夢幻而超乎現實。由於俄國家鄉的革命狂潮，1910至1914年的巴黎，便成為畫家夢中的藝術故鄉，無法歸去。

他也在歸鄉之後的1918年，為革命後的蘇維埃共和國貢獻力量，在家鄉維捷布斯克

夏卡爾與超現實主義  
支解、移位、變形

翻看許多論述夏卡爾與超現實主義畫派的書籍，豈將夏卡爾歸屬於超現實主義畫派，又不免反覆提到畫家本人不認同歸類，或是稱其「思想與作品純真自然而不經設計，讓人覺得他的藝術見解和超現實主義的理論毫不相關。」（曾長生，頁199）至於夏卡爾的作品如何超現實則蜻蜓點水，簡單帶過，難窺真奧。

無論夏卡爾是不是認同自己是超現實畫派的一員，他在巴黎所受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或者說，他在畫作中將立體主義、表現主義等的部分特質和超現實主義融合在一起，形成有個人獨特風格的超現實意象。夏卡爾不認同的是超現實主義提出的「自動性技法」，但對夢與潛意識的啟發卻頗有心得，他曾在論超現實主義的演講稿裡提到：「僅靠外界的元素，如形狀、線條和色彩世界，過往時代的藝術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應該關心所有的東西，他不僅是外界更應包括夢以及內在的想像。」（何政廣主編，頁251）夏卡爾回歸內在的想法，表彰在其畫作上，就是一幅幅超現實的象景，許多作品將毫不相干的客體並置，或是將過去的記憶和當下的現實連結，呈現無理性拼貼的特質，使得觀畫經驗可以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達到多層次的象徵意義。

或許正如夏卡爾自言：「表現現實物對我而言有如夢魘，我常會推翻既有的目標。倒置的椅子或桌子給我寧靜和滿足的感覺，倒立的人會帶給我樂趣……。我不會全盤破壞，只好試著去改變成規，所以好比我會把頭切下放到不可思議的地方，我之所以不計一切推翻前例，為的是找尋另一真實的層面。」（何政廣主編，頁228）當我們欣賞《飲者》、《我與鄉村》、《詩人或是三時半》、《七指自畫像》、《給俄羅斯、驢子及其他》、《窗外的巴黎風光》、《世界之外》等畫作時，就不當僅僅是接收其中的荒謬或詭異氛圍，還要思索夏卡爾為我們提供的是怎樣一個真實層面。

誠如夏卡爾有意要解消傳統繪畫對線條和色彩的重視，他採取了既不傳統也不激進的表現方式。夏卡爾繪畫上的顏色常是明亮與晦澀交融，迴異於米羅、基里柯、馬格利特和達利等人的明艷鮮亮的色調。在線條的表現上，夏卡爾的筆法是柔和而溫暖的，即使勾勒扭曲變形，也如大海波浪般輕盈和諧，相對來看，擅長將物體支解、移位，和變形的達利，其線條就顯得剛硬而粗暴。或許就因為如此的畫風，讓觀者不會被形狀、線條和色彩外在元素所迷炫，而能更專注於畫中的故事，這也是藝評家稱其善於利用畫作說故事的原因吧！



夏卡爾《艾菲爾鐵塔的新婚夫婦》。圖說：夏卡爾，1887-1985。1928年。Marc Chagall, Les Mariés de la Tour Eiffel, 1928. Huile sur toile, 89 x 117 cm. 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 Paris. © 2010 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 Photo: M. S. / Contrasto

艾菲爾鐵塔的新婚夫婦・畫布・油彩・89.3x117cm・1928・日本

夏卡爾被畢加索稱讚是二十世紀最會運用色彩的藝術家，他在巴黎找到最美麗的色彩：漂浮的人、依偎的愛侶、色塊堆疊的動物、綠臉的提琴手，還有

## 愛情

在夏卡爾的一生中，曾描繪許多與妻子的幸福生活，從1909年相識那一年所畫的《戴黑手套的未婚妻——貝拉·羅珊費爾特》（1909），到1915年新婚之年的《生日》，夏卡爾的表現手法從俄國時期抒情而寫實的筆調，轉變成為在巴黎時期受野獸派與立體派影響，以塊面結構與平塗色彩表現風格。

夏卡爾的《生日》有兩件，最早的一件現藏於紐約現代美術館，是夏卡爾1915年畫在紙上的版本（80.5 x 99.5cm，紐約現代美術館）。另一件則是畫家在7年後的1923年將這一份紙張的版本，重新繪在相同尺寸畫布上（81.0 x 100.3cm，日本ボーラ美術館）。

1915年，那時夏卡爾才從巴黎回到俄國故鄉，與新婚妻子貝拉組成了家庭，畫下一件紀念畫家生日當天，「她帶著花而來」的幸福時刻，而這件畫布之作則是，年輕的夫妻於1922年舉家移居巴黎的次年所作。畫家在10年前的巴黎期間，曾受到立體派造型分割塊面的影響，在這張畫裡則已融入了個人帶有感性色彩的曲線，畫家並將想像的詩意注入愛情的氛圍中。風格的轉變使得夏卡爾與二十世紀現代繪畫更加緊密，然而貫穿這不同風格的創作動力，卻是夏卡爾一生中洋溢著帶有夢幻氣息的愛情色彩與幸福的氣息。

幸福的氛圍，不僅是戀人的身影、寧靜的擁抱，時間的暫止、日月的徘徊，在畫家的眼裡，還是如《紅色背景的花》（1970）燦爛之後掩藏的愛意，天使降臨與飛鳥腳枝而來的祝福。愛情的意象，不僅是新婚的熱情，它將溫柔地燃燒到生命的盡頭，點亮夏卡爾的人生與藝術。愛情，不只是愛戀的情人，不只是幸福的伴侶，在夏卡爾的畫裡，那是新人在故鄉《維捷布斯克城鎮上空》幸福的飄浮感；也是定居巴黎後《艾菲爾鐵塔的新婚夫婦》（1928）接受天使花束的祝福；更是結婚15年後還沉浸在戀愛的感受中，畫下《即將結婚的愛侶》（1930）般的欣喜甜蜜。愛情，還是喪妻之後，依舊畫著《戀人與雛菊》（1949-1950）相擁不捨的依戀，也是他於1952年再娶俄籍女子華倫提娜之後，從《貝西堤岸》（1953）的寧靜依偎到《回想》（1979）中同行依傍的記憶，他持續歌詠纏綿的愛情，直到30年後走完他的一生，始終不輟。



生日・厚紙板・油彩・80.5x99.5cm・1915・紐約現代美術館

透過教堂玻璃灑落的夢幻藍光……。今年是中華民國一百年，故宮特地帶來「生日快樂：夏卡爾的愛與美」特展，讓我們邂逅這位畫面如夢境的藝術家，繽紛艷色下的美麗與鄉愁。

（Vitebsk）開辦美術學校，創立美術館。數年之後夏卡爾覺悟到俄國或蘇俄都無法了解他，便帶著妻子貝拉（Bella）再度離開俄國，而於1922年回到巴黎，定居下來。夏卡爾在巴黎成名得早，他也曾攜妻子旅行世界各地：敘利亞、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西班牙、波蘭、義大利，與英美各國，大戰爆發之後，1941年他與妻避難於美國，而妻子不幸於三年後的1944年病故於美國。大戰結束後，夏卡爾回到巴黎，於移居南法後的1952年與俄籍女子華倫提娜（Valentina）再婚，此時他已年屆65了。

## 鄉愁

畫家在1914年返國與貝拉結婚之前，他在巴黎的創作，已經流露濃厚的鄉愁色彩。1911年，夏卡爾曾以一件大尺幅的《我與鄉村》（191 x 150.5cm，紐約現代美術館）參展當年的「獨立沙龍」。那一陣子他和莫迪里亞尼、蘇汀為伍，一同住在「蜂巢」創作，也接觸著巴黎最前衛的立體派和野獸派的藝術思潮和創作手法，人在巴黎的夏卡爾，畫面總是出現猶太民族的生活情境，以抒發他對故鄉的思念與惆悵，《我與鄉村》可說是畫家青年時期最重要的思鄉之作。直到1923年，畫家帶著妻子回到巴黎，再度畫下這件幅幅較小的版本（55.5 x 46.1cm，日本ボーラ美術館），聯繫他的巴黎記憶。兩件鄉愁之作雖然尺幅相差10倍，但結構上仍是大同小異，並且都以立體派的手法，切割畫面以區分成幾個色塊區域，呈現對故鄉不同的記憶與想像，畫作右邊的綠色的臉孔當然是畫家自己，左邊則是一個碩大的牛頭與人臉對目而視，兩者接觸的交集順勢成了畫面的軸心，將切分的塊面聚焦於畫心，而令人莞爾。牲畜動物在猶太民族生活中的意義，揉合了畫家的生活記憶，在畫中往往以令人驚訝的比例和不可思議的細節迭迭出現在色塊空間中，畫家卻在立體派的結構中，以一種頗乎超現實的手法，混融了記憶與想像，流露濃厚的情感色彩。而當畫家在68年後一件感性的《回想》（1978）之作，縱然以色塊來分割記憶空間，卻恢復了單純與直率。

夏卡爾在巴黎所接受過立體派與野獸派的洗禮，對於色彩的表現、造型的結構、塊面的切割具有個人的領悟，但他在畫裡所採用的簡單的立體派切割塊面的造型手法，已消化成他個人塑造歡樂形象的獨特語彙。這本質上是知性的、分析的、結構性的組織手法，畫家卻將它變成具有抒情氣息的表達方式，尖銳的折角與瑣碎的塊面被平塗的鮮艷色彩所統一，包涵在富有韻律的完整造型之中；在畫面上，夏卡爾幽默的玩味起造型的趣味，也詩意的琢磨著色彩的效果。如《平躺的詩人》（1915）含蓄地採用立體派的手法塑造詩人，卻細細地平塗背景的粉色調子，以輕淡的質地卻單純的空曠，散發出悠細靜謐的氣息。



我與鄉村・畫布・油彩・191x150.5cm・1911・紐約現代美術館